

四海寄情

把初夏的阿尔卑斯山具象化成视角之内的蜿蜒,那就是一个精心装置的美景长廊。我来到伯尔尼高地的中心,相当于瑞士的腹部位置,东西相间的布里恩茨湖和图恩湖就在此处,我把这个由山水田园和古老城镇结成的地带,叫做两湖区域。

两湖区域分布着欧洲人文风光的一份极致,好比眼睛中的瞳仁。这个区域有最美的山峰,少女峰、雪朗峰、莫希峰、僧侣峰和艾格峰参差不齐,各显奇观;有最美的水景,湖泊幽绿延伸,亚拉河鱼游鹅泳,高挂的瀑布百步叠现;有最美的乡野,起伏于山地间的绿草、牛群,各式各样的木屋,宣示着地理与人脉的默契;有最美的城镇,木艺闻世的布里恩茨湖镇和幽古朴质的图恩镇,而两湖之间的因特拉肯小城,一条半小时就能走通的大街叫豪威格,街道两旁是各种欧洲名品店,时尚的服饰、家用品居多,当然少不了瑞士名表店。大街的中段,有一幢建于19世纪中叶、高度为五层的奥勃兰德宾馆,在五层之上凸出去的灰黑色圆顶上,立着钟室与顶尖。宾馆楼上沿嵌贴着醒目的金字VICTRIA,很容易地想象到,钟声穿越豪威格的时空,让街上的人群换一下装束,男人穿上黑礼服、黑礼帽,女人穿上白纱撑裙、系带花帽,红马白帽的马车穿行其间。宾馆对面的偌大草地上,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少女裙摆如扇,牵着黑白花斑狗沐浴阳光,她被狗绳拽着快走,上身微微后倾。一位跳伞的少年从天而降,落在大草地上时伞面浮泡飘动,他宛如天使走向那位少女。

那位少女被一阵飘过来的浓雾淹没,剩下黑白花斑狗和少年在大草地上转悠。近处的山峦之间,露出远海拔4000多米的少女峰,她白纱裹身横亘18公里,在云气缭绕中隐现,用中国意境来描述就是天下凡。一会儿,黑白花斑狗和少年在视野中消失,出现在少女峰旁边的峰峦间。

豪威格大街南面的亚拉河里,有天鹅和野鸭徜徉,清澈可见水下的游鱼嬉戏,沿岸有民居小楼、教堂和市政厅等新老建筑物。生活在绿叶、花朵和基督信仰环绕中的居民们,有阿尔卑斯山群峰的静托,获得与岁月一致的安逸。因特拉肯周围的两湖区域,到处蓝天白云,山坡上有牛羊在吃草。200年前英国诗人拜伦来到这一带来采风,盛赞“这真是一个仙境”。我在几十步范围内,见到了红郁金香、白郁

秀色

□沙克

金香、黄郁金香、蓝郁金香和黑郁金香,真是眼开心悦,紫云英、桃金娘、雏菊穿插在路边的郁金香花丛中,花色夹杂鲜艳,非常美丽。

黄昏时分住进布里恩茨湖北岸的布里恩茨酒店,这是一个三层木楼的私家小旅馆,它与周围蔓延开来的格调统一、造型各异的木楼,构成布里恩茨湖镇的街巷。此处靠近湖的东端,湖面比较窄,在湖边随意留个影,就把南岸的少女峰等名峰摄入镜头内。一晚一早,我在湖边溜达,碧波潋滟,小浪拍打岸石,云雾缭绕在你伸手就能够到的山脚上;东西走向的街道两侧木楼密排,少有行人走动,楼脚的非木质部分刷着白色涂料,偶有居民骑摩托车或步行经过,慢悠悠地宛如虫行。镇西的天主教堂立在湖边山坡上,尖顶宛如一根定心针,让湖水和镇子在安宁中保守灵魂。

因为行程安排有误,我没有去成少女峰,改去雪朗峰。在雪朗峰的2000米左右的山腰上,我从缆车车厢的大窗口看着不断爬高的风景,成群的野山羊在雪地里奔跑,撩起的雪沫像水花四溅。登上近3000米高的山顶,空气半明云霏半暗,周围沟壑险峻,附近的少女峰和艾格峰依稀可见。忽然大雪纷飞,模糊了群峰与沟壑。下山的过程中,缆车窗外的天气变化宛如电影画面:纷扬的大雪

落到2600米左右时停止;到了2000米的时候,大雨淋漓;到了1200米的时候,阳光灿烂。山坡上高高低低间布着木屋,一条街道像围脖绕着山腰,恰似空中的街市。詹姆斯·邦德忍不住到这里来取景,进行美女美景缺一不可的007谍战,实在是头头。

阿尔卑斯群山中的每一座山体,相对于另一座山体都是优美的眼睛,一对对眼睛构成了花园般的城市、集镇、乡野,构成了花园般的国度,而且是水灵灵的,透着清澈无比的雨水、雪水的波光。蓝就是蓝,绿就是绿,红就是红,白就是白。每一个镜头里的景象,都是你在称得上美梦的想象中才会出现的。

爱默生说过的话有道理:如果两眼看生来为着注视,美就是她存在的原因。在我感觉里,最美的是眼睛本身,形容眼睛美的经典词语是——水灵灵,来源于自然生态。自由感,清新感,舒缓感,艺术感,是我对瑞士的外观感受与内在体会。瑞士之美,不同于凡尔塞宫的后花园,不同于白宫门前的草坪,不同于东京皇官的美苑,不同于颐和园的造景,它是自然与地理的心境,是整个的一座园林。眼见为实,数据为佐,瑞士的森林草地和农业绿地覆盖着一半以上的国土。

眼睛与眼睛的美各不相同,如果能分出高低,那么眼中的风景与风景也能分出仲伯,看出极致。瑞士的两湖区域,不用发现美的眼睛,直接呈现着与水灵灵的瞳仁一样的灵秀,任何人体验一回,都是一份顶级的美事。

世说心雨

“尊重”与“巴结”

□陈大超

一个中国商人到美国做生意,有事需要宴请当地的一个市长。那个市长来了,却是开着货车来的。商人觉得奇怪,但那位市长说,他的职业是开加油站的,他开货车方便带货呀。他还说他的收入来源仅仅靠加油站,他当市长是没有工资收入的——每个月只有400美元用于交通费、电话费的补贴,根本不够,还要自己搭。

“你当市长,市民一定会来巴结你,你加油站的生意一定很火爆吧?”中国商人问。市长说:“美国只有市长巴结市民,不会有市民巴结市长的。如果我利用市长的身份为加油站拉生意,到了下次竞选,我就会在激烈的竞选中败给别人,而且舆论也不会放过我。”

中国商人又问:“市长这个岗位无利可图,为什么竞争这个职位的人还那么多呢?你这样做,又是图的什么呢?”市长说:“不能说无利可图呀,赢得尊重就是利益呀。”“哦,原来这个美国市长看重的是别人的尊重,而非别人的巴结。”中国商人感慨道。

是的,赢得尊重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获益。它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利益。那些拥有足够多的这种精神上的利益的人,往往会活得特别自信,特别有神采。但来自于他人的巴结,也能起到这种作用呀,而且某些人就是把别人的巴结,当成对他的尊重来看待来使用的啊。那么,尊重与巴结,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以我的理解,来自他人的尊

重,基本上只与一个人的能力、才华和人品有关。当一个人能力、才华和人品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到令人心服口服的时候,别人就会向他投来敬重的目光,就会长时间地对他表示尊重。可是巴结呢,它基本上只与一个人拥有的权力与地位有关。当一个人拥有了某种权力与地位时,人们觉得可以从他的那种权力与地位得到好处,或者可能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或明或暗的威胁,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就会违背自己愿意去巴结他,一直巴结到他失去那种权力或地位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了某种权力与地位,并不是人们必定要去巴结他的原因。就像前面那个美国的市长——他当了市长,也是拥有了某种权力与地位的,但就因为他的权力与地位是受到了严格而有效的规范与监控,他的权力与地位对他治下的人不能构成或明或暗的侵害与威胁,也不可能从他那里得到不正当的利益,市民们就不会去巴结他。

在没有巴结存在的地区,人们为了获取精神上的利益,就必然要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去努力展示自己的才能、才华与人品,以此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过来说,在有巴结大量存在的地区,尊重——这种精神上的利益就会贬值。尊重的贬值,实际上是能力、才华与人品的贬值。在尊重贬值的地方,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会在低处徘徊,甚至会往更低的地方滑动。

四海寄情

奥黛丽·赫本与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罗马假日》是一部最为成功的旅游宣传片。一则爱情故事与两位耀眼明星,使罗马城成为传奇与浪漫之地。不过,让黑白片转为清晰的彩色片,罗马并不那么体面光鲜。罗马是一堆破烂,是一堆华丽的、颓废的、白花大石头的破烂。

我以暴走的方式在罗马度过了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

西班牙广场的空地上,北非黑人就地摊推,叫卖来自中国批发市的山寨名包。台阶上坐满了各色人种,杂乱如火车站前的广场。

许愿泉边人山人海,人声鼎沸超过了喷泉的水流声。

纳沃纳广场正在维修。罗马市场断垣残壁。

罗马是一堆破烂

□李慧

凯旋门伤痕累累。斗兽场半边颓倒。万神殿幽深黑暗。

“真言之口”畏缩于一座小教堂之下。

世界闻名的孔维蒂老街名店比肩,可貌不惊人。……

这座城,举世皆是2000年的古罗马古迹,或是文艺复兴时的遗存……那时的你追求宏大的建筑体魄、华美的装饰细部,用大理石雕琢人物、历史,用宗教指引自己的灵魂。

两千年的风雨阳光岁月之手摩挲着这座城市,使其皮革不丰、发疏齿松……旧的、破的……灰暗的建筑、残缺的雕塑、狭窄的陋巷……

罗马,物是,城仍然是。沧海没有变桑田,恺撒的文韬武略还在,米开朗琪罗的才情智慧还在……人类已经死去多少代,这座城还在。伟大的罗马,不是一天造就的,也没有谁将他毁去。

罗马是一堆破烂,是一堆叫人羡慕的破烂,是让人膜拜的历史,是记载人物功勋与艺术成果的物质。

以中国历代领袖的雄才大略,罗马早就给拆光了。他们急欲表达自己的思想,喜欢推开前人,消除他们的痕迹。

古罗马所处的时代,大凡于中国的西汉。那时汉帝国威震四海、天下一统,有贾谊的文章、刘歆的词赋、司马迁的历史、张衡的天文仪……那是一个思想与智慧如泉水般喷涌而出的时代。可官窑在哪儿?城垣在哪儿?街衢在哪儿?……我们的物证呢?虽有历史的辉煌与文明的灿烂,可丧失了具体的物象寄存,炎黄子孙如何才能得到直观的、生动的感触?常常想象那些院墙高深的官殿,与皇帝的华丽丹陛。在想象中遇见中国建筑木质的温暖,屋檐上瓦棱重叠,想象那些楼台如何优雅地屹立在山的南边,门前细水潺潺……

曲水流觞

文峰寺印象

(外一首)

□陆华军

这少了红尘之心的鸟鸣叫得剔透

这文峰塔影长得肥沃  
随着运河水  
滋养千里

这初秋  
是文峰寺的短短一页  
草木诵经 花朵合十  
已是千年

我们借塔登高  
最终能看到些什么  
高处的佛与低处的运河  
被写成了永恒

江南旧事

刚来到江南  
便觉得自己旧了  
衣上沾着烟雨  
心上落着惆怅  
那是泡过千年古寺的烟雨  
那是缠过一个清代书生的惆怅

旧的还有我觅诗的眼睛  
所见之处 问候我的  
无一不叫旧时江南

那越走越急的步子总是新的吧  
这一脚是典故  
那几步遇上了一个传说

捻山羊胡子的公公  
胡子藏着智慧与淡泊  
是江南旧事  
摇过了外婆桥的轻舟  
它头上的月亮  
是晾不完的江南旧事

连再清新的燕子  
都会飞成一个江南的旧事

光影视界



《致富路上》鲍友贤 摄影

梦都笔谭

笔墨的歌唱

——读子川先生的书法

□王卫军

子川先生是在江苏乃至全国诗坛颇有影响的诗人,也是在我看来颇有些神秘色彩的奇人。在真正了解子川先生之前,我很难想象,诗人、棋手和书家,这样看似很有难度的跨界,会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

因为同在文化单位,且在一幢大楼上班,子川先生的诗名自然早就如雷贯耳。但直到前年加子川先生为新浪博友后,见到他一幅幅清新雅逸的书法作品时才突然感到颇为惊讶。

子川先生出生于历史文化名城高邮,古往今来,这块文化的沃土,孕育了秦少游、汪曾祺等一大批光耀文化星空的名家巨匠。这种文化的浸润和滋养,加之深厚的家学渊源,似乎子川先生生来就被烙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子川的父亲张也愚先生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虽蜗居苏北县城的旧巷,但琴棋诗书样样精通,“高邮人民英雄

纪念碑”九个一米见方的大字就出自他的手笔,甚至扬州道情这样的江湖说唱艺术,他也十分在行。在子川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唱的那些像“终南山/是俺家/腊月天/四季花/茅檐草草无冬夏”之类的高雅清秀或清悠隐逸的道情段子,会时常飘荡在古镇寂静的夜空。

子川幼时就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临池学书,从王右军的《兰亭序》入手,开始在纸与墨的黑白世界中感受翰墨神飞的奇妙与乐趣。父亲的书法启蒙,使子川先生步入了传统人文的正道。他坚持从传统的文化经典中汲取营养,饱览前贤法帖,尤其在王羲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等碑帖上用功最多。他的书法以草书为主,虽没有纵横开阖的磅礴气势,没有酣畅淋漓的豪迈激情,也没有墨色的强烈对比和丰富的变化,但笔底流淌的是不激不厉的魏晋风度,是一名沉吟诗人的

儒雅与淡定。

他的作品线条凝练,墨色沉静,结体简约,布局疏朗,飘散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和淡淡的诗情,不时,还会透出几缕飘忽的禅意。品读他的书法,有如品读他一贯的谦和微笑的面容与闲静淡然的神情,也一如他那些情深意长的诗歌,乍看像是一番平常景象,是不经意的寻常表达,细细品咂间,你会嚼出其中蕴含的真味和澎湃的情怀。他把下棋的冲撞腾挪,把写诗的喜悦欢乐,化为书写的起承转合,通过执笔提按

使转的细微变化更丰富地表现他的诗境与情思。

从他《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背对时间》《虚拟的往事》等几本诗集大量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子川先生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他以传统笔墨的方式,畅快地书写着自己的诗作,徜徉在笔墨和文字营造的奇幻的世界里。“小火轮从里下河‘突突突’地驶过/把一个少年的梦/捎向远方。”“现在我坐火车回家/从六朝旧都/出发,经过一个小站,再经过一



曹喆为

好梦伴音乐,人生当如歌。家为虽然热衷并致力于歌曲创作二十多年,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创作毕竟不是他的主业,他的肩还担负着领导者的责任。在以后的道路上,如果精力再能专注一些,精品佳作指日可待,我们期盼着……

梦都笔谭

好梦伴音乐 人生当如歌

——为曹家为出版CD《相约望海楼》序

□解华

过专业熏陶,因此许多作品词曲见长。往往构思一首词作,实际上作曲的框架也形成了。听他的作品,不同的素材、不同的艺术形象、不同的处理方式,显示出作者的音乐语言功力,给人一种“静水深流”的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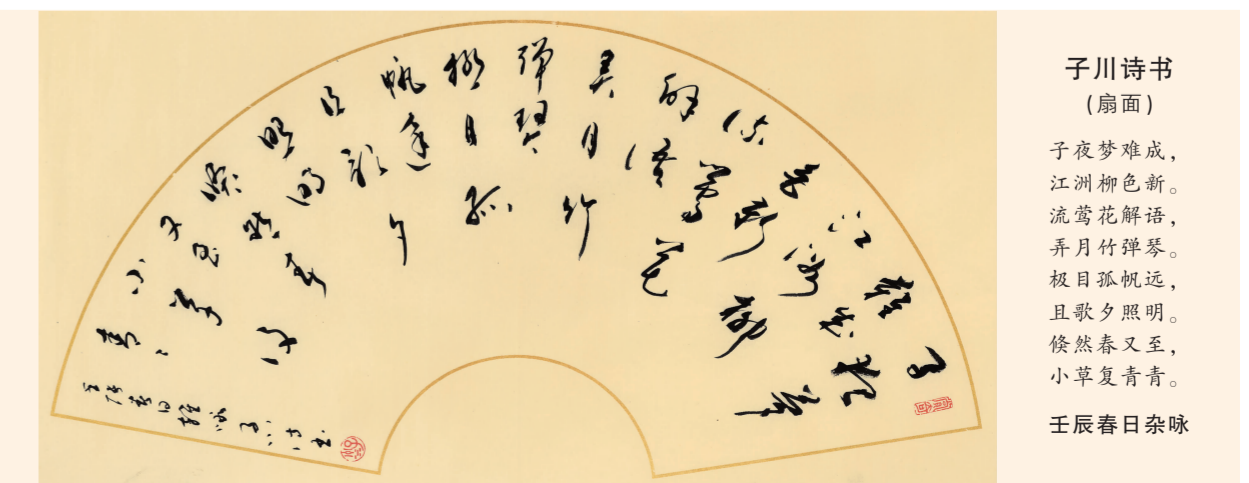
扇的精致在风情,他写出了如泣如诉的《桃花扇》;水的精致在婀娜,他写出了温婉灵动的《一城梅韵半城水》;海的精致在辽阔,他写出了浪漫轻巧的《蓝色畅想》;楼的精致在多姿,他写出了古风古韵的《相约望海楼》;花的精致在芬芳,他写出了锦绣典雅的《锦绣江苏》……

一篇篇呕心沥血之作,一首首得奖作品,都是家为在自己人生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艰苦探索的结果。这不仅仅是词曲作品,也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生活态度。

家为为人谦和,云淡风轻。他是一个很有定力的人,内心蕴藏着丰富的感情,对人生、对事业、对未来充满了不尽的情愫。

一个小站/前方是家乡/我的家乡新修了铁路,通了火车/只是没了亲人。”从这样的著作中,我读到了书家对故土的那份执著且深情的眷恋和对往事的缠绵追忆,也读到了书家对人生的深刻思索和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它不时地触痛了观者敏感的神经和泪点。也许,这比起时下书坛一些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作品更具有审美的价值。

我们期待子川先生更多精彩的笔墨的行吟与歌唱。



子川诗书 (扇面)

子夜梦难成,  
江湖柳色新。  
流莺花解语,  
弄月竹弹琴。  
极目孤帆远,  
且歌夕照明。  
倏然春又至,  
小草复青青。  
壬辰春日杂咏